

優婆塞戒經研習之五



談菩薩之性乃因緣所生法

智銘

菩薩分爲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，既修成菩薩，則都具菩薩性

，然此菩薩性是因緣所生法，不是定性。若說菩薩性是定性者，

佛陀認爲那是外道的說法，所以佛說：

善男子！如梵志說：

『有卽是有，無卽永無。』

善男子！因緣故則有和合，緣和合故，本無今有，如梵志言無則不生，有不應滅，若言石中定有金性者，金不說性，性不說金。

金石水銀，金則變壞，若言有，不應滅，是義云何？

若說衆生有菩薩性，是名外道，不名佛道。

是梵志說，何以故？梵志等常言：

『尼拘陀子，有尼拘陀樹，眼有火石。』

是故，梵志無因無果，因卽是果，果卽是因。尼拘陀子具足，而有尼拘陀樹，當知即是梵志因果，是義不然，何以故？因循果齷故。若言眼中定有火者，眼則被燒。眼若被燒，云何能見？眼中有石，石則遮眼，眼若有遮，復云何見？

善男子！譬如和合石因緣故，而有金用，菩薩之性，亦復如是。

衆生有思，名爲欲心，以如是欲，善業因緣，發菩提心，是則名爲菩薩性也。

善男子！譬如衆生先無菩提，後乃方有，性亦如是，先無後

有，是故不可說言：「定有」」。

佛陀所說的這一大段話，其主要的意義是說明菩薩性是修成的因緣性，而不是生成的定性。若說菩薩性是定性，例如石礦中有金，只要以冶鍊的方法就可以得金一樣的肯定，那末這就是外道的梵志所持的說法和主張了。梵志主張一切法都有定性，常以三件事來作舉證：

第一是：石中有金性，所以從石中一定能得金。

第二是：尼拘陀子，一定能生尼拘陀樹。

第三是：眼中有火石，所以才能看見東西。

佛陀對梵志外道的這三個舉證，不以為然，認為梵志外道的主張是無因無果，甚至是將因說成了果，將果認為即是因了。

金雖是由石礦中提鍊出來的，但是要有含金的石礦才可以提鍊出金子，沒有含金的石礦，用一切的方法也提鍊不出金子。因為沒有金子之因，怎麼能提出金子之果，若說無金子之因的石礦而能出金，是將果說成因了。

梵志主張世間事物，凡存在的一定永遠存在，所以是「有即是有」；凡不存在的一定永遠不存在，所以是「無即永無」，佛陀對這種「定性」的說法，也加以駁斥。佛陀認為：如果「有即是有，無即永無」是真理的話，那末「無即不生」，這就是說：無中不能生有。可見世間的事物這麼複雜，無一不是從無中生出來的，若說「無即永無」，那末地球上不可能有花草樹木，魚虫走獸，更不可能有人道衆生了，因為地球上原來沒有這些東西。若說「有即是有」的話，那末「有不應滅」，世間的人就長生不死。世間真有長生不死的人嗎？絕對沒有，所有的衆生都在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滅不已之中，所以這一說法，佛陀認為是不正確的。

尼拘陀子一定能生尼拘陀樹嗎？這也不盡然，如果尼拘陀子沒有土壤、陽光、空氣、水、肥料等等的因素以為緣，雖有尼拘陀子就不一定能生尼拘陀樹，例如日本的櫻桃樹，在日本能生櫻桃果，但一移植到台灣，櫻桃樹能生長，也會開花，却不生櫻桃果，因為台灣的水土、氣候沒有使櫻桃樹結果的因緣。

至於眼中定有火石才能看見東西的說法，佛陀更加以嚴詞相駁斥，佛陀說：

「若言眼中定有火者，眼則被燒；眼若被燒，云何能見？」

火石有火性，一經磨擦，即能出火，以火點燒物品，即能生光，既有光就能照物，物即被看見。若將眼睛的能見物說成眼中也有火石的存在，那就太荒唐了。如果火石在眼中發火，眼睛就會立刻著火而被燒壞了，若眼睛被燒壞了，又怎麼能見物呢？佛陀認為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。

佛陀又反駁說：

「眼中有石，石則遮眼，眼若被遮，復云何見？」

至於說：「石中有金性者」佛陀認為「金不說性，性不說金。」這意思是說：金子沒有不壞的定性，而定性之中不一定有金。佛陀舉例說：「金合水銀，金則滅壞，若言有，不應滅。」

這就是說：金與水銀化合以後，變成了金化銀，原來的金沒有了，原來的金性也沒有了，二者都滅而沒有了。若梵志外道定說「有即是有」者，則金與水銀不能化合，金永遠是金；而金與水銀即使化合以後，金性不應滅而永遠有金性，事實上却不是如此。可見金與金性都不是定有的，是「因緣故則和合，緣和合故，本無後有。」所以梵志外道所說「無的東西永遠是無」的說法，是沒有意義的。以這道理來證明衆生之菩薩性，是因為修菩提、發菩提心而後才有的，不是衆生本具菩薩性的，若說衆生的本體自性中就具有菩薩性，這種說法「是名外道，不名佛道」，因為佛陀只主張菩薩性是因緣所生法，是「本無而後有」的。就如同金也是因有石鑛，經各種因緣的治鍊才有金一樣。衆生之有菩薩性，亦是如此的。

衆生的菩薩性是怎樣的因緣而有的呢？佛陀說：

「衆生有思，名爲欲心，以爲是欲，善業因緣，發菩提心，是則名爲菩薩性也。」

這幾句話中認爲「衆生有思」，那末什麼是「思」呢？依照唯識論的說法，「思」是心所法，有造作的功能，心是王，本來是不動、無造作的，但衆生一有思，就能推動心而有造作了。例如國王本來無爲而治，但碰到一個多事的宰相，向國王建議多收百姓的稅，以充實王庫，國王受到宰相的推動，才下旨征稅，所以國王征稅的造作，是由宰相推動以後的行爲，這與思推動心而有造作是一樣的。

那末衆生爲什麼有「思」呢？原來衆生有欲心，這欲心一動就成「思」，例如欲心動於女色，就思想去追求女性；欲心動

於財，就思想去追求金錢，但衆生的欲心，有貪欲，也有增上欲，「增上欲」者就是欲心動於修善業。欲心爲什麼會動於修善業呢？因爲遇到了「善業因緣」而「發菩提心」，例如有位本來行惡的衆生，忽然遇到一位大善知識，大善知識爲他說因果法、說菩提道，由於這一善業因緣，所以他放棄向惡的欲心，而後動於善而思想到「發菩提心」，菩提心一發，即勤修菩提道，得菩提而自覺，自覺以後又發慈悲心而行覺他，度化衆生，於是成爲菩薩，既成菩薩以後，以度衆生爲習性，所以成就菩薩性，即名爲之「菩薩性」。因此，這菩薩性是因緣所生法，是修菩提道而後成就的，未修菩提之前是沒有的，所以菩薩性是先無而後有的，就如同他所修的菩提是因善業因緣而後有的一樣，是以佛陀說：

「是故，不可說言定有。」

由佛陀的這一段話，我們可以體會到，衆生原無菩提，由於修菩提道而後才得菩提，因爲得菩提，所以成就爲菩薩，菩薩以自覺覺他、自度度他爲習性，所以成就菩薩性，由此可知：衆生菩提是後有的，是本無今有的；菩薩性也是後有的，是本無今有的。雖然是本無今有，這不能說爲無因而有果。因爲一切的有爲法，都是因緣所生法，凡因緣所生法，一定要有因才能有果，不能說無因而有果，只是一切因緣所生法的因非常複雜，又非常細微，不容易爲一般人所知，也不容易一時發現，所以佛陀才說：「因細果麤」，由於因細，不易發現，所以外道認爲無因而有果，外道只看到「麤」的果，而沒有看到「細」的因，所以佛陀才批評外道是「無因無果、因即是果，果即是因」等等的錯亂現象。